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朱　垣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七

明 胡應麟 撰

九流緒論上

劉向七畧敘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而黜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先哲王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

衰横議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過絶于人而
弗獲自試于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九
流之術興焉其言雖岐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
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王
折衷輔弼悉股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藝士茍依託
空談亡裨實用者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
縱横亡論至道家習尚玄虚蔑棄禮教陰陽農圃淺
機僻數人所易窺而道則以懦弱謙下附於堯之克

讓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為陰陽則泰素以五行稱黄帝田圃則許行以並耕稱神農當時九家者流其㫖槩如此第自儒術而外以曁六經皆一偏一曲大道弗由釣也班氏以儒出司徒道出史官未當不若隋志以出周官九兩曰師曰儒也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技向歆俱别為一録視七畧幾半之後世三家

雖代有其書而七畧中存者十七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横業皆澌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説神仙釋梵卷以千計叙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槩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皆當補其繁簡又絶懸殊如名墨縱横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為家余竊病焉暇日紬閲諸家輙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其間所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曰縱横其説浸微術浸滅故總而類之于前示弗能儒抗

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書神仙并入曰釋典其徒日廣教日蕃故别而類之于後示弗敢儒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諸氏以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極異端其家逾百其篇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戲後世考文之士有若阮孝緒輩褒繁簡之衷以悉類次之當必以余言為隗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總名法諸家為一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

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拯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畧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龜歷筭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説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録附之道主沖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

端衰世之觀咸猶一曲故次之以雜霰支流也國所重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晏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按嬰謂仲尼之學累世不能窮當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儼然儒首非也劉班葢仍太史之誤柳儀曹以為墨家當矣通考亦列墨家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顔云即今六弢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向所録兵家自為類不入九流豈容攙入儒術況本注或云惠襄間或云顯王時或云孔子問夫惠襄間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去太公遠甚而唐世六韜自太公外無别書豈劉班類次迺爾

混淆乎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予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秘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絶亡可考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柱

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仝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槩畧同不足怪也凡漢志稱伊尹太公悉戰國人依託者

楊朱學于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叙道術而不及朱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也老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叙之豈容復贅如以鄙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聃關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䝨哉或又以彭蒙田駢慎到之屬莊固有並舉數人者是又

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關則周極尊之朱既匪其倫不容並列禦寇雖莊所自出或未躋于聃尹故以二子槩之周所舉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一師一弟宋鈃尹文蓋亦當然列與老不相及故舉關尹也劉向敘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孔子百年當是繻公舉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子陽為証當矣或謂向之誤當由古文以穆公為繆公繻與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也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

錯至是當是向序本作繻公後人不解因見秦魯二公皆謚繆遂改繻公為繆公繆穆音義本同故繆再謫為穆而與繻迥不全矣張湛注亦以穆公為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譚者優劣往往異仝柳子厚洪景盧左袒鄭圃者也高似孫林希逸左袒漆園者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奇列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淩厲

汪洋杳冥超忽乘風騎氣出鬼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疎曠周昂商彝朱絃疎越者列源流本始則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本朝宋太史王長公亦以列叙事勝莊趙景仁以莊勝列温純典厚尚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横之習其文章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欝抑觸諱殺身與巳意相發故沾沾焉

道家莊列二氏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洸洋自恣而已絶不道其他而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覩故不及傳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傳而并疑為鴻蒙鬻鴃之類夫鴻蒙鬻鴃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瞭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以列撰述燦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奇鬼谷則極其尊信以真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瑋横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掊擊聖

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叙仲尼為陽擠陰助則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箠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没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即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已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

取於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為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其脣吻蓋文固弗予叓考其實則尤甚焉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末之覩也知道君子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驪施騁姿揮之一笑而已藉以為陽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旣其實

其爲禍也必不尠矣

晁公武云孔子没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熈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為陽訟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

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為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為尊我開門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

按晁氏此論最得蘇説膏肓因備録之

黄東發曰列子資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

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
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其學蓋全類楊朱按東
發言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槩得之余併録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老聃濡
弱以退為進莊周誕謾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
捐故老流於深刻莊蔽於狂蕩楊局於畏陬惟禦寇
斟酌三氏政得其中視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馴厚
過之視楊朱高曠過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

蔑禮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說故後世崇清靜則列為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闢楊荀闢莊韓闢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自為也南華所謂支離其德者舍若人曷歸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

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右楊用修之論夫莊周文章絶奇而理致玄眇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沈冥其說第以為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可矣必為說文之是以火濟火也余論莊若此世將以為俗豈得已哉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誣蔑帝王聖哲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褊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蹐駁不中誕幻無稽適

所以誣譏之然而未敢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壹以指摘仲尼爲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爾周之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詈喙于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

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若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雜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僞而堅言奸而辯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横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竊其一二則誅之絶之豈佛老後哉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

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槩如此使墨而遇孔必將爲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毀孔而遇墨雨觀之誅亡所

事少正夘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肸皆仲尼弟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夫子姓名即莊周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論皆以近理亂真為辨而忘其僣妄之大者柳宗元掊擊百氏不遺餘力顧于墨闕焉豈昌黎氏故

耶余故詳述其言著于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辨持論甚精讀墨亦以孔子所不棄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惟黄東發馬端臨最得而非聖一端迄無及者故余特詳著焉孔鮒有詰墨篇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二篇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禽滑釐無著述傳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俅劉向别録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尚儉墨節用故叙書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皆嬰之言廼知凡墨之道嬰實倡之叙書者聯類合之非過也栁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為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騶沮止之亦墨之徒為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于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摩頂放踵廼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率

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于城守故也

兵家秦漢至衆今傳于世而稱經者黄帝風后太公黄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槩于三代之師七萬一近似馬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葺是編俾三代征伐大

經僅存于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苴縱横詭誕之習參伍于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閎深肅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録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絶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爲兵書而誰

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馬法之言率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賓嘉兵固五禮之一而司馬法之言壹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奚置焉葢以信堅之識非漁仲所窺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譚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絶出古今非

魏晉所能潤削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即始計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没不可復覩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輯以入新書

與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葉正則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太過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

未盡然丘明于吳事最詳練又喜夸好奇武灼灼吳楚間不應盡没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于譚兵耻以空言令天下為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有未必用用者固有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莫能難嚴羽鄉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陸生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余謂作者固難談亦匪易古今工用兵者至衆工談兵者幾人哉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爲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葢即今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為孟堅之誤舛矣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國人著無疑

縱横家蘇秦張儀等並不傳其言大槩備于短長或漢人本此附益耳魯連雄辯高一代而其書五篇列于儒家則其學術可知惜太史第叙二事不能詳其平

生今著述湮沒悵望當時蹈海之風令人神往不已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瑰
偉其抉摘隱微朗如懸鏡實天下之奇作也太史悲
其作說難而卒自罹于禍余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
若儀秦雎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
侯強大之勢内則結羣小眤嬖之援恫疑怵喝激諷
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弗嚮應非之道迺欲一切劖
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横家言正如氷炭之反若之何

其弗至于殺其身也即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為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公孫僑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為惠人武鄉之没士至為涕泣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寛其次莫如猛其明于本末達于經權乎猶二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即周孔亡以

易矣吾故標而暴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庸暇識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仝時書五篇傳于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時龍之學世大行令人讀之殆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為香以亂為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齊

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天下國家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此也尸
子曰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正合于行之並畊陰
陽亦有黄帝等書今二家夷于工技其言廢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傳固明
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貿致游俠人撰所
聞其説是也高似孫子略謂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
茂聚俊豪始皇甚惡書不韋極簡册攻筆墨且舉是

書所指摘近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播弄筆端不考事實而後人或倣述其意以秦法若猶寛者余以不𦒿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亡而為有秦戴之不啻父母讐之不啻明神盤錯氷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其所操招徠賓客著述簡篇特其貌者彼其於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嗜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毁其令開闗以納之讀非之

訛難則撫髀其人伐國以求之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即尉繚氏所為致詞遠遁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極揣為萬世不拔之業而弗由其道於是坑儒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絶大漠以遏四夷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韋為譏而始皇不怒哉

魏牟田駢並見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辯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

當列縱横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雄于時必自託于大道故從其言列之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于名今其言頗有類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陰陽家首宋司星子韋蓋本景公事依託也班氏稱甘石二家後世遂有二書楊用修據為實然非是陰陽家又有于長忠臣論九篇五曹官制五篇蓋或主世運為言及推五德所尚耳不爾絶亡謂矣

鄒衍鄒奭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德主運終始大聖迂怪之變等篇近如後世元會之說耳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翟墨之辯者也牟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為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亡擇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圃西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畧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為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為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非濡弱乎為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尚仝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迴非明鬼乎普徧非尚仝

乎鄒氏之言曰九州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游戲也夢幻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蟀蝣朝菌則萬刼億塵之旨曰鼠肝蟲臂曰生馬生人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真際之論機鋒迅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為脗合蓋釋氏未至中華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于戰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説潤色而張大之

而世外閎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戶而猶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説而竄合之不亦泰甚矣哉古今子書之盛盛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子矣唐人能為偽而弗能為真宋人能為真而弗能為偽即名理燦然語其文于秦漢非也蓋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郁離雜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横家也郁離引喻指陳若雷雨風雲晦冥磅礴短長揣摩闗説若江河溟渤瀰湃瀾翻即以置戰國諸家庸辨乎何

觀察之論政比乎法崔宗伯之冀士醇乎儒皆體氣高邈詞義閎深古色黯然駸駸乎進於漢矣

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別才惟子亦然劉宋並興勝國劉之文非宋匹以郁離視龍門則或相倍蓰焉李何方駕盛明何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夫龍門亟擬亟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則伯温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孟荀于

儒莊列于道孫武于兵韓非于法彼皆以身為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邪正不同同歸于弗可磨滅唐而後厥尚殊焉故諸子之言鮮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一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明　胡應麟　撰

九流緒論中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寛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説一篇莊助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

八篇桓寛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二篇仝武帝時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于長天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縱横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荆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

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餘無名姓者槩不著錄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槩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爵里因錄其略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為疑而莫能定其真偽按劉氏七略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即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

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寛揚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録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為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㳫勝生克之譚尤衆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為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録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

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雜記先世言行其文

詞類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為注訓景濂遂以即咸偽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彥與楊伯起皇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季彥輩裒集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詰諅等篇皆緇撰者為多遂通謂緇作其書雖不事奇詭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固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録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閒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敘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巳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葢梁所謂孔臧集即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傅以六經諸子所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迨季彥十餘世要皆臧

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辯竊謂得之與前説并存以俟精識之士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揚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為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衺説坌濫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

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淫僻淵渟澤滙萃為此編自
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獘不亡國殺身
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旣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
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絶無可見特附淮南
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絶奇
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又六藝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此漢志無小山賦疑在淮南作八十二篇之中者

揚子雲撰太玄惟桓譚以絶倫必傳爾後玄學中微儒者動貲笑噱然晉唐間注此書者殆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諸家書目備録此宋衷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二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

望太玄經注十二卷章察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玄經注六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卷又太玄經釋文一卷徐庸玄頤一卷又太玄經解十卷杜元穎太玄經傳三卷郭元亨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諤昌補正太玄經十卷程貢太玄經手音一卷馮玄太玄音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胄太玄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一卷王長文通玄十卷張

撰太玄淵旨一卷吳祕太玄釋文一卷許翰玄解四卷玄歷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註十卷晁氏星紀圖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中又邵雍太玄准易圖見通考晁氏論中今傳者尚十餘家凡玄之得失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世因遂尊之非實也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贍修真養志約周易為此書

凡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淳于叔通因行於世隋唐書皆不載考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言字從日下月今有日月為易之文古書也余按漢志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奥即東京諸子難之非後人能偽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即驟出於今吾豈以為偽哉世傳龍虎上經朱文公云偽書也因參同有此語故方士贋作之余讀之信然

又晁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考按隋志倣漢書道家列於九流而神仙符籙列於二藏其名悉不著録參同契神仙家蓋總之道藏故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黄庭等經之前張平叔詩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為萬古丹經王誠實録云

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十五家而有不著録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以前世寡知者故汨没道藏中凡考諸志此又當詳察云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𤨏沓世所共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為貴重蔡邕秘弗視人葛洪賛弗容口劉子玄擿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古迺昌歜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捏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岋然自信攘臂其間刻虛黜增訂訛斮偽詖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後世人人咸得藉為口實不可謂非特

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於問孔刺孟等篇而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横議之罪矣近世誚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為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目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録異書

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為一洒之

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接有絶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間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玄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訕聖人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猶李斯之學荀況矣

讀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間辯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焉罕覯當時以新特而過稱之近世以冗庸而劇詆之匪兊書異昔也驟出於秦漢之間習聞於伊洛之後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著矣

論衡謂仲尼為素王桓譚為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

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武臣問世但知老子同傳此更駭聞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為縣吏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

者故具載之畯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為中郎所賞絕不聞所謂詩細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忮者所及然論衡秘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倣緯候為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皇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按長生為充所推轂如此而世絶不知其人洞歷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槩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畧作太玄盖泉以子雲仝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

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為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為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大都卷

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傅子百二十卷隋志云晉傅𤣥撰𤣥在晉以文名一時今製作尚載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末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録不過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掇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邈嘗鸞一臠全鼎可知鄭志僅存五卷通考卷同葢末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槩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而𤣥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遯迹閭巖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絶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於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於王氏諸子者尚未行世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録胡怪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於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釐翟三汨於申韓四湛

於黃老五淫於莊列六殉於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即瑰偉絶特蓋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於周公仲尼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令繹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温如豁如即性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令面命杏壇詎出端木顓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顔曾步趨鄒魯福郊福畤之為固無

事辯特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
啟其端者紫陽所為三嘆而致惜歟
莊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全然其
中所列諸弟子及老儒宿將問答之言要皆當以莊
之重言觀之取其議論而弗計其人有亡可也
晁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甚詳第亦無
庸事此讀中説即瞭然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
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

若弼之幹畧當時聲譽烜𤆵俱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槩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曰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徵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宰之問率孫詞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愎素之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禮樂卒不一試歷舉顯者文之故論文中者此類皆當置一

邊其中傅會可笑如董常比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妄余恐董常之死亦是後人横加陳仝甫氏槩以阮龔增益然劉蕡在唐已峻斥擬經之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為多

崔銑子鍾嘗考定中說分内外襍篇序之曰内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為雜篇然内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答文既奥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

删入雜篇可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六子勃勔勮勸劼助皆㦤有文名而勮勔位皆公輔乃迄無能爲厥祖闡揚潛懿者殊自難曉又按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全不載亦非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崛過柳

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槩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

古文蕭李文尚平典元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琦玕子以山名琦玕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騁兵殊失輕重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不惟矜誇靡當豈穆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自號烟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詩詞一二尚見

禨說中蓋高才遠識而曠然塵𡏖之表者即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

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蔑聞國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瞽說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瞽說幾亞郁離燕書大過凝道皆婺中子書有秦漢風者足為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

蘇亦號空同子在燕書前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朱坦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

明 胡應麟 撰

九流緒論下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槩舉修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録靡不因之雖或以為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班氏義例咸規歆向不應謬誤

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迺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輙記於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

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黄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安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為小說而非道家尚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楊用修所引數條皆雜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

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娠瑞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

録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説家其文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為小説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為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説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用修所引青史見賈誼新書作者青史氏

王長公讀諸子云鬻熊僞書也考班志鬻子注道家下以爲鬻熊小説下以爲後人所加則孟堅固以小説之鬻子爲僞長公之言益信而余説亦不誣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尤

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奥雖非真出熊手要爲秦漢前書因反覆紬繹之迺知此書之存斯舊纔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絶與今傳關尹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即關尹之一宇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宇篇之盆治等章二柱篇之盌盂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

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如今傳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細繹自明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人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既幸得其説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

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旦暮遇之者也又賈誼引十三章附

楊用修云鬻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贋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

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夭閼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癘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

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黄烏至於赤斧三
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
鉛録所載可補鬻子之缺因録此余考誼大政篇所
引尚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爲
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説弗與
焉然古今著述小説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説家獨
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

玄虚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間掇之以爲竒辨鼠者証據以成名而捫蝨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衆傳者日衆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小説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竒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

也一曰雜録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藂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叢談雜録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字之内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

紀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啟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

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華

華毛穎革華毛穎不已而爲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

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

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

郁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盐見

聞其雅言可資譚噱不為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

棘莊周之証齊諧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
多實而彩豔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
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㝢
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
足以備經解之異全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
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

軒筆録之類全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槩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彚刻及單行夷堅程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曽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陽雜俎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

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葢諸書皆自廣記録出而抄集者鹵莽脱略致然若魏晉六朝之書即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葢年代稍遠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説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如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卷多迺爾余恐虞初之篇

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按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黄車使者蓋七略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

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束晳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葢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絶少考隋唐尚有其目葢至宋而亡矣因録之隋志梁顧協又有瑣語今亦不存

楊用修謂唐小説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為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

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黙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之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

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昭儀為后矣右敘昭儀浴事入畫蘭湯灩灩三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興矧親炙耶玄傳膚體光發占燒燭七字佳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薾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鉤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公孫斷不能自殺知鉤弋之說為六朝之妄無疑

也然仙傳亦有鉤弋事蓋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略淺猥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録出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爲疑近閱一雜説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删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脗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删本至宋不無脱落後人又從廣記録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寥寥耳隋志有張公雜記楊用修所稱博物記蓋即此書殷文圭適考作文奎非是其説詳拾遺記中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怳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贍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按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

世說以玄韻為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慎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

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録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材二百卷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揑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輯之槩因録之序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調利滋

漑翫不能釋間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而中晝愈衰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尚未艾久之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復見者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黄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辨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并書之備矣闕一二亦書皆

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已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者筆力瞠乎其後矣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敘事當亦可喜今所傳甚猥淺蓋殘鈌之中又雜以僞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輪朝編三

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

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録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右類書顛末略紀於此按類書鄭志另録通考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門戶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録二藏及贗古

書及類書爲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
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巳亡虞北堂書鈔見通
考閱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
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
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孔帖見馬氏通考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

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仝而實異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職慮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命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以二張故

俾集羣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秉筆皆浮豔士真欲
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
古今可笑事當無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宇
宙間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藝文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即善嘯者無
疑不爾亦是假託及閱孫綽傳乃知登綽子也又吳
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讖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
諸賊因立孫登爲天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間有四孫登也

又老子音一卷亦稱登撰當亦緯兒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即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憒憒如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崇文於陸修靜德山皆不能知故萬福之未詳知其非疑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四

明 胡應麟 撰

四部正譌上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卷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葢而有子

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絶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閒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録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

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偽而實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

是也二說尚難信譚事侄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絶不為言姑據前人載此

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

又有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僞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録黄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辨其非是者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偽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偽而信之或槩

以偽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詳為别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按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絶不聞隋牛弘購求宇内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修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蒐訪圖籍炫因偽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為炫作或有然者葢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

不録而其書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耳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已無可考今亦未能必其然也歸藏今亦不傳故二書惟論其大槩不能致詳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按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着三篇鄭漁仲以為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於此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禹貢之文千古

敘事宗馬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於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葢唐世固疑其僞若鄭以晚出爲辨則馬端臨之説盡之矣薛貞晉人載於隋志鄭以爲隋人亦誤五經易最多依託以卜筮易於傳訛也

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爲依託甚明且隋唐時已残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經文彖象爻辭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本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

併非隋唐之舊矣余按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據陳氏所論推之當是漢末人依託至隋殘缺唐宋人復因隋目取王氏本偽撰此書正猶乾坤鑿度本漢世偽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復偽撰以行偽之中又有偽者也鼂景迂以此書張弧撰按弧唐大理評事令有素履子傳於世鼂豈誤記此耶

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為一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為言其偽固無容辯說然亦非鑿度本書也按諸緯漢藝文

志絶不經見隋志始備詳之葢哀平末其端已兆光武赤伏定基魏晉以還禪受亡不援籍符命自隋文禁絶其目猶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説者咸以好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鑿度傳余讀之信矣王子克叢録所見正同則元末已亡久也是書余尚疑為近人掇拾者讀黄氏日鈔詳載其言政與今傳本合乃信其為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

歲數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按此條見後漢黄琬傳注中蓋非宋人僞撰者要之亦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

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實全竊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為地之后有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刻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接之文義頓斷缺可笑葢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為此特荒陋俚儒僞撰耳然三墳又出此下矣

讖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舛訛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絶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考異同盡錄以資博雅且備知書亡已久即好事家藏秘本間見皆偽中之偽無萬一足徵也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敘制書則尚書緯尚書中候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

神霧推度災紀歷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
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
演孔圖文耀均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説題辭論語則論
語摘輔象撰考讖孝經則孝經緯孝經雜緯孝經内
事古秘援神勾命訣援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
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
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威嬉拒等

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考止易緯數種鼂陳
俱斥為僞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益易緯又幾盡矣
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尚書鉤命訣禮記稽
命曜春秋命歷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
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真鉤河圖著
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秘徵河圖玉板洛書錄
運法洛書稽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
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略并其名

皆無之葢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掇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有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考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

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衛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注見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葢此又宋世偽撰乾坤鑿度者依彷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關中胡氏墅談首集諸緯書名僅

十二三烏傷王氏叢録直據隋志及通考亦不能詳余故備録之以資好事噫昔之偽撰者彼既已濫用其心而余又窮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曾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毋惑其説莫如大明其説之非而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已夫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據乾坤鑿度録其一二有注釋者於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説但覩其名無事閑卷矣有撰人者并附

乾坤鑿度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庖犧著

鉤命訣天地失序必有沮泄用陰陽鉤治之也女媧著

乾鑿度聖人順乾道浩大以天門為名也

坤鑿度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作為是書

地靈母經女媧著

易靈緯炎帝黄帝著又黄帝作易八墳

世卒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别出河圖洛書等

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槩見以為僅此一種偶閲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别葢其説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絶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絶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

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

不可考云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

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

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

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在楊氏談苑醍醐所

記以用修語余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録此以廣

異聞

三墳之偽前人辯之審矣鄭漁仲以為三皇太古書而尊信為實然甚矣鄭之疎略也余讀之葢諸贋書中至淺陋者世以隋購三墳劉炫偽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即此書然炫在隋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造連山雖偽妄必有過人者今三墳之首所稱太始太極太易太初太素皆勦合乾坤鑿度之文而稍增飾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冲虛天瑞之語者也至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綜僅同兒戲其引

物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羲農之世者十無三四亡論六代以前即真出於炫㝡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為天皇似矣神農而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為異說而罔顧其理之弗根也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夏后所引是矣而以出軒轅是妄意其時而弗知其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二十二易草木等語皆庸人孺子所縮朒而不肯言者是書葢即序者毛漸所為余故劇論為光伯解紛若三皇之説世自漁仲外亡信

者葉夢得馬端臨已極譏鄭之好怪吾何暇為辯哉

按隋世牛弘主收書即炫僞撰弘等詎可盡欺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為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為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桓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

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時或失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餓虎之類傷殘生民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

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
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
危子其念哉按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辭意淺陋殆
類村學究語詎曰庖犧之代預規虞世之文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
陽兵譴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刀斧神
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說者也
余執此更推之連山猶或可解至歸藏乾坤强半笑

資因備錄後後之論三墳者觀此足矣

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歸動乘軒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室也曰殺動干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於黃帝曰生動勲陽傳云聖人以行慶錫曰止殺寛宥而不知賞慶赦宥實始於唐虞他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刺謬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剩語曰地氣

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忍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術士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尅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歸藏中爻象類若此至坤乾天地圓兵等象尤堪捧腹賫鄭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考哉

坤乾卦象曰雲天成陰曰雲地高林曰山地險徑曰氣地下濕曰山日沈西曰天日昭明曰川日流光曰日

月代明曰川月東浮曰日山危峰曰月山曲池曰山雲疊峰曰山氣籠烟曰川氣浮光曰雲氣流霞曰月天夜明曰川山島曰雲山岫曰氣山岛曰日川湖曰雲川溪曰氣川泉曰山川澗曰月川湖右所云地皇氏封象大類今世村學塾師教小兒蒙求總龜又似初習聲偶者詩學大成中字面夫髙林險徑危峰曲池島岫烟霞川岛溪澗皆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論三皇即六籍四詩固不盡見而昭明代明流光浮光成

陰下濕沈西東浮等語或勦諸經典或取諸閭閻葢亡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余嘗謂偽書之陋無陋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云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二語與夏書合夫夏書誓衆出師言固𠪱爾岐伯燮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葢偽者以黄帝首伐蚩尤故剽夏書二語以實之又於序中特援為證而不知適以愈彰其偽心勞日拙誠然哉

孔穎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

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内兄皇甫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偽作者也按張霸偽尚書今不傳

而其目備見於此因録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序云諸篇目外霸傳又有百兩篇録於後

張霸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壊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書百篇以挍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髙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

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按孔穎達但言霸作偽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後漢書錄於此與孔說亦小不同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偽造舜典等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偽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極相類可笑然漢成卒以此奇霸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宥炫葢隋文方沾沾綜核不能格外行

事固也二子誣矯聖真誠足誅第皆經術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世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録此爲僞作之戒二子著述之勤亦因槩覩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勦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卒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録行張昇者以授楊楫王長公謂即楊撰或即

張昇余讀之絕歎長公之言獨鑒千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輯所辦當出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即火珠林與京房易懸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唐藝文志有元命包十卷撰人注者皆同此書恐不得為偽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並因之按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

詔一切廢毀即其人也而王堯臣總目以為唐人考
唐世諸紀傳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葢因傳注出
蘇元明李江蘇李皆唐人以意傳合耳此書楊楫本
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
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為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
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不然將束縛之不
暇而尊禮乎哉序稱元嵩有傳考北史無之楊氏之誤也
關朗易傳一卷唐趙蕤注朱紫陽曰偽書也按朗稱魏

孝文時人王仲淹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甞為彥筮得夬之革遂決百年中當有達人出脩洙泗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而其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時輩拮据陳迹以耀其先則宋阮逸偽撰以證佐文中者書之得失固不足深論也或以即注者趙蕤按蕤有長短經十卷北夢瑣言云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應徵名論王霸機權正變作為此經則蕤當是中唐前後人然新舊唐

書並無關氏易傳而僅見於馬鄭諸家則此書非𮪍

可見而阮逸之偽無疑按通考逸又有易筌六卷每

爻必以古事系之陳振孫誚其牽合蓋逸之作偽無

往不然也續按李白嘗師事趙𮪍𮪍當是開元前人見唐詩紀事

麻衣心法一卷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余讀之每字

四為句句四為章章四十二下為注解皆淺俚質略

大類宋世丹汞之書朱紫陽謂戴師愈作託名麻衣

余覲其末有李潛序絕肖書中所云蓋皆戴所作也

而當時儒者若張廣漢輩亦頗信之余竊所未喻矣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艱得其本意今藏書家不復有之據通考晁陳所論經傳皆阮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陳振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廼亦云若思逸之心勞日拙蓋不能自掩矣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即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其僞

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弟文皇并天下收與天策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偕諸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藉令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尚未興何緣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啟皆為開之類此又各當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之偽則此足以盡槩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瑗門士也嘗為府司理與瑗共定

雅樂附見宋史瑗傳盖亦宋初文學之士令閱子明傳等作具綴屬有足觀者而獨以僞書聞於後人惜哉衍胡可弗慎也

楊用修譚苑醍醐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不聞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内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此書之不幸也世人大言

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馬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按儀禮篇亡者自漢已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連山魯史故事偽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篡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豈即此書也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四